

河套的表情

□秦岭

这是河套大地的库布其大漠，这是恩格贝。

一只美丽的蝴蝶，她……她她她轻轻地落到了我的肩头。我的心顿时颤栗起来，我屏息静气，对她报以微笑。她是对我打招呼吗？抑或是为了感受我的陌生？她飞走了，飞向恩格贝苍茫林海的深处。



诚征小小说、散文、随笔等各类文学佳作，要求地域性，正能量，主旋律，原创。不拒草根，不唯名家，作品说话。字数不超过800字。投稿邮箱：lswbcs-gh@sina.com

征稿启事

城市笔记

暖人心

□王嘉琳

路面的黄叶一拨替换一拨，追着汽车晃来晃去。落叶满地，每条小路都变得松松软软，心也随着软了下去，会思考、会想念，渐渐沉淀。脚踩着这些深深浅浅的黄色和枯红色碎末过去，一年的光景已大半找不回来了。

除了眼睛，鼻子和肚子里的馋虫也有感知季节的方式。好比说，下班六七点钟，只闻到香味儿却不见其踪影的烤红薯，馋虫惹得肚子咕咕叫，鼻子指引着双腿循着那气味儿就去了。那些卖烤红薯的三轮车有时会躲在天桥下面，有时也在天桥上，有时会藏匿在小胡同里，他们用食物馥郁的香味儿引着吃客来到任何犄角旮旯，算得上北方冬天里饶有兴致的趣事。

恰好坐在公交车靠窗的座位，车等红灯的时候，看见一对情侣在买烤红薯。女孩儿认认真真挑出一个来，年轻的脸因为心满意足竟然显现出老人家般慈祥的光，她欢喜而专注地从小贩手上接过红薯，走开半晌才察觉男朋友没有跟上来，见他正在付钱，笑了出来。

北方的冬，有热气腾腾的时候，就像烤红薯、炒栗子和说笑时的哈气，说到底还是要冷的。稍一马虎，冷风就钻到骨头缝里，幸好已经走到家门口，哗啦啦一阵翻腾，钥匙躲在小书包里怎么都不肯出来。

忽然，眼前一亮，门开了。爸爸笑吟吟地说：“我就听着外面有动静，你妈还不信。”我忙换上拖鞋去厨房帮忙，妈妈正边做饭边听书。“妈，你听的什么？”“穿越小说。”“你怎么听上这个了？”我诧异，妈妈喜欢文学，她陪伴我写作业的那些年还办了图书馆的借阅证，一本本名著经典翻来翻去，阅读量惊人。

“这不费脑子呀。”她说，“把这端进去。”我接过一盘卖相好看的西红柿炒蛋。据说每个妈妈的西红柿炒蛋味道都不一样，因为每家孩子的胃口也不一样。刚刚在外面受的凉，让屋里的烟火气一烘，全然散去。

生活多美好，除了偶然碰见的烤红薯摊，还有随时都能吃上的这一盘西红柿炒蛋。这在寒冷的天气里最暖人心。

本版稿件作者如涉稿酬，请与ls-wbcsgh@sina.com联系

她飞翔的方向分明有指引的意味。在这里，我意外见到了被誉为“沙漠之父”的日本农学家远山正瑛的雕像。很多路过这里的人，都要鞠躬对其表示敬意。20世纪80年代以来，已进入古稀之年的远山正瑛千里迢迢来中国种树。在他的感召下，先后有7300名日本志愿者进入库布其大漠，累计植树达三百万棵。遵照先生的遗愿，他的部分骨灰安葬在了恩格贝。

远山正瑛的雕像是我认识已久的中国雕塑家何鄂女士的作品，她当年的雕塑作品《黄河母亲》被誉为诠释人类与黄河关系的神作，成为古城兰州黄河之滨卓尔不群的旅游打卡地。在这里，我似乎又一次读懂了远山正瑛，也读懂了何鄂。

“雕塑不是造神，但要有神性。”我至今记得何鄂对我说过的话。

一直以为，我是熟悉黄河的——我写过她，画过她，也唱过她，可只有这一次，我才真切地、直观地、具体地领略到了黄河与母亲的生命联系。她在这里分娩了许多大大小小的湖泊，如近处的乌梁素海、远处的哈素海……为什么不叫湖而叫海，还用我赘言吗？它已经够大了，但河套人渴望它大些，大些，再大些，大得像海。

“三天不刮风，不叫三盛公”。母亲黄

河从遥远的青藏高原巴颜喀拉山北麓的约古宗列盆地出发，自西向东流到了河套大地，然后一个华丽转身，蝶变成成为素有“万里黄河第一闸”之称的三盛公水利枢纽。在这里，她用女娲抟土造人般的仁慈和智慧，开始了一次旷世奇迹般的再分娩，大黄河变成一条条血管一样的小黄河，一枝独秀化为百花齐放，千丝万缕的黄河水源源不断地离开了她圣洁的身体——于是，大地充血了，滋润了、饱满了，上千万亩荒漠变成了良田，大大小小的洼地成了温润的湿地。玉米抽穗，葵花盛开；上下天光，一碧万顷。视野里，各种各样的大型机械在田野作业，密密匝匝的鸟群在湿地起落……

这是河套大地最为丰富的表情，也是黄河的表情，归根到底，是日子的表情。

“日子，就是一担水”，我又一次想起这句话，它不是名言，因为是我自己说的，语出我的散文：《日子里的黄河》。

一群水鸟正朝这边飞来。她们是从乌梁素海飞来的吗？而我的遐思也飞得更远，她们，也许来自我居住的渤海湾，也许，来自东海或南海，甚或是，她们来自河套人的梦之海。

一位工作人员轻轻地说：“解决了内蒙

古和新疆的用水问题，中国人就不愁会挨饿。”他特别补充道：“当年建三盛公黄河铁桥时，牺牲了29人……”说话间，一只不知名的鸟儿落到了进水闸顶端高高的栏杆上。她毛色银白，目如火炬，红色的喙发出悦耳动听的鸣叫。她像精灵，也像一曲悲壮的歌谣。

生态，一般理解为生物在一定自然环境下生存和发展的状态，但在这鸟儿的鸣叫里，沙漠里的所有物种一定听出了生态的另一种诠释：生命的态度。

“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？”同行的一位女士喟然长叹。她吟咏的是诗人艾青的名诗《我爱这土地》。当生命化为一滴眼泪，大地便有了不一样的温度。也是巧了，女士姓叶，绿叶的叶，树叶的叶，枝叶的叶。我不知道她对这个生命的符号有着怎样的体验和回味，但恰恰是她，发声了。

我们乘坐的中巴继续穿行在河套大地。可能在大漠的风看来，中巴更像一只好奇而可爱的瓢虫，此刻正爬上一棵生命之树。大路是主干，小路是枝丫。瓢虫是要赶着去看枝头的叶子，或者花儿。花开处，那是蜜蜂所有的甜。

而期待中的另一棵树，也许就在大漠不远处的那头。

大家微语

爱

□东西

●没有经历过考验的爱情不叫爱情，没有经历过考验的婚姻不牢固的婚姻，没有经历过考验的信任也不能称之为信任。

●爱情这两个字就像两个人，到老了以后，

总得有一个人先走，最后“爱情”就剩下“爱”字。

●随着年龄的增长，相处时间的拉长，婚姻中的情感关系也随之发生着变化。即使你是一个理想主义者，你是一个爱情的浪

漫主义者，但也不要忽略了情感的变化。

●过好平凡的生活，才是真正的英雄；过好平凡的日子，才是真正的浪漫，“相信”才会幸福。

谈天说地

从一杯茶开始

□草白

窗外有棵皂荚树。这几日，黄绿相间的叶片不时飘离枝头，好似不断剥落的四季外衣。树木似乎比人更容易感知节气变化。如此晨光真应该放下手头工作，去树下坐一坐，喝一杯秋天的茶。

恰好手头有一册茶书，周华诚的《不如吃茶看花》。这书奇在看似专写吃茶，其实什么都写，读书、观景、会友、闲聊、烹饪、漫游、奇闻逸事、历史掌故，事无巨细，皆是话头与素材，又与茶相关。茶真是神奇物，将一切物事勾连缠绕在一起——或许它们原本便为一体。

此书适于心下无事时翻阅，也适合以此偷得浮生半日闲。茶席边，炉火旁，秋日旷野里，冬日暖阳下，边喝茶边看书，边想心事边看书，随看随读，常读常新。也不必非要读出个所以然来，不求甚解更好。况且，这书里本也没有艰深的学问需要解，有的只是一个写作者的诚挚和耐心，将文字一点点编织下去，进行下去的“能耐”与欢喜。清纯如泉，余味悠长。所谈既是文字，也可比拟茶汤滋味。“茶汤中的花香

这种东西，如果不是自己经历过，别人说一百遍也没用”，看似在说茶和品茶，其实着意的还是人生。吃茶只是引子，是由头，是让生活缓慢和沉潜下来的方式，也是日常审美感受的切入口。

因茶之名，以茶为媒，作者记录下四季、自然、瓜果、琐事、出游、林林总总，自成一统，自成一个世界。没有比茶更贴切的物象，它是日常之物，也是精神之汤。枯燥的茶理及繁琐的茶仪让位于日常品茶、悟茶之细节。只有因茶而起的滋味、故事与人心。行文自在、绵长、丰盈，又戛然而止。止在某个具体的日期里。它又没有真的止住，而是这一天结束了，下一日正在到来。如此，这又像一本日记书，自白书，瞩目于对日常时间的检阅与凝望。

“喝茶，原本就是玩。”如此“把玩”心态，才是为文之道和行事之道。它关注的是点滴，是细处，是一己之幽微体验。这正是生活与文学之根本。茶既是写作者的日常啜饮物，也是隐居地，由饮茶识得自然之道、生活之道。温润长

情，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与磨灭，既是茶性，也是人性之修炼。至此，别人以为他还在喝茶、论茶、写茶，殊不知，写作者于此过程中早已习得金蝉脱壳之术。这趟因茶而起的文字列车，正向着无心、无事、漫无目的的远方悠然而去。前面到底有什么，且喝一杯茶再说。

万事万物最好都从一杯茶开始。茶是水，更是花，是生命的融入、沉浸与绽放。茶与文字，都为液态的自然流淌状态，互为肌理，互为拯救。书中的辞藻、语调、节奏、氛围，与茶之外形、叶底、汤色、滋味，两者相较，大概可获得某种对照或启示。再看书中标题——“饮之仿佛有雨”“初梅花”“松子落”“吃茶落花多”，字里行间分明读出无尽天地，无尽茶。生命在慢饮中溜走，也由此获得滋养。

窗外秋风一日紧似一日，枝上叶片日渐疏落。时间正以可见的方式流逝。逝去之后还有新生。由此，案上茶之书悄然置换成时间之书，生命之书，也是一册与此时刻相关的书。茶香氤氲中，心神在纸页、天地间漫游。